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第九回 瑤池宴月舞彩稱觴 甲第連雲泥金報捷

話說林良玉往瀟湘館去看林黛玉，說了些家務諸事，就拿一個摺帖兒出來送與黛玉，說道：「這是咱們家新宅裡的圖兒，各處也都沒有上個匾額對聯，要替妹妹打算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哥哥又來了，這些事是你們的本領。女孩兒家如何懂得，哥哥也不要笑話我了。」

良玉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也不要謙，不要刁難。我聽見寶兄弟說，連這大觀園許多匾對也有一半是你定的。這自己家裡的你倒要推起來，終不然你為兄的擅長了這個還拉你麼？」

黛玉道：「既這麼著，咱們大家商量著也好，到底過去看了一遍才好定兒。」

良玉道：「我早就說過，要你過去走走，你只懶懶的。前日正月廿八亥時交驚蟄的那晚，有個朋友住在那裡，也說人家的匾通去掉了，光光的不成個模樣兒。你看明日二月初一甲寅，日子很好不過的，咱們就過去。你還是就這裡過去，還是套了車從外面進去？」

黛玉道：「這個又要套什麼車，我就在這裡過去，穿過長弄往大門首一樣進去豈不好。我明日吃過飯一準來。」

良玉笑道：「自己家裡為什麼不早過去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可知哥哥早晨還有差使喚著我，要等嫂子過去了，我才能夠交待呢。」

良玉也笑著的回去，說道：「務必務必！」

到了明日，姜景星先迴避出去了，良玉性急，反到這邊來同著黛玉，兄妹二人慢慢地過這邊宅子裡來。這裡男婦數百人一隊隊的站開排齊，隨著各人該管執事及住家的門口沿路兒打千叩頭請姑娘的安。良玉吩咐帳房裡重重地賞賜。良玉請她坐了軟椅，叫老婆子們抬著。黛玉不肯坐，只白白地跟在後頭。半日間到了門首，遠遠地望見門外蹲著兩個大石獅子，這閨閣高華還在榮寧兩府之上。到底新收拾過的覺得壯麗了好些。正門不開，東西兩角門開著，便從四角門進來。良玉再三地央及她上了軟椅，慢慢地進去。進了垂花門，便是超手遊廊，正中是穿堂，中間放一個紫檀的架子，豎起一扇赤金嵌八寶鏤空花海上三山的屏風。轉過屏風，又是一個大院子，四棵大木犀，四週遊廊皆有側門。上了階去便就是二層儀門，長遮廳、四圍廊檻，愈覺得整齊富麗，一色的掛了綠絲長簾，擺列花卉。上面五間大正廳，兩旁各兩間書房。兩邊廂房，兩角門內，各有東西五間書廳，也有花卉山子。黛玉就下了軟椅，各處走一走。這所宅子實在造得堅固華麗。黛玉就同良玉坐下了，說：「這大門首不用匾額倒覺得大方些。」

這穿堂上題個「燕息堂」三字。掛一聯：「扉近紫垣高綺樹，閣連青嶺近丹墀。」遮廳上題個「來儀堂」，掛一聯：「紅葉階墀新吐鳳，碧槐廳事舊駘龍。」正廳上當面正樑上將兩淮總督、兩淮運司的誥命用赤金龍蟠朱紅金漆的救命架，懸在正中。正中間嵌一個赤金九龍石青地的大匾，將赤金嵌出從前御賜的「濟美堂」三個大字，要放到二尺五六寸圍圓方稱得住。掛一聯：「桂樹一枝掌白日，芸香百代溯清風。」又：「簾幕垂衣珠不夜，林花剪彩景長春。」

黛玉又前前後後各處看了一遍，上房內廳也是分了幾層，說不盡的精緻富麗，也有些仍它的舊名兒，約略是：松風竹月軒、春棠社、綠梅院、寒梅影、藕花香樹、小靈岩、小棲霞、半雲閣、雪塢、月華亭、竹林舫、墨妙處、帶耕書屋、錦香樓、燕來堂、理古堂、紫霞軒、星聚齋。良玉因紫霞軒緊靠著瀟湘館，自己就用了杜詩憶弟看雲的意思，題了「看雲」二字。也合著這一架古藤花的景致，又題一聯：「春草池塘千里夢，夜床風雨十年心。」

黛玉也點點頭說好。又道：「還有些小去處，你請教請教那邊的曹雪芹先生，這曹先生的學問實在的好，差不多做得起你們的師傅呢。」

良玉也說道：「很好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這裡也近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」

良玉道：「妹妹乏了，為什麼不坐一坐去？」

黛玉道：「乏倒也沒什麼乏，只是那邊有四妹妹等著我，我可可不也該回去了。」

黛玉說著就過去了。這裡良玉真個的就依了黛玉懸掛起來。這寶玉不懂事，單單地拉了曹雪芹過去，說起黛玉擬的許多匾聯。曹雪芹贊道：「這位令妹真個的賽過了曹大家、謝道韞。」並說：「原是兩村先生的門人，只怕青出於藍，連兩村先生也遜得多呢。」

這姜景星聽了越發地傾心向慕，恨不得立刻捉住了良玉定下這頭親兒：「我如今也沒法兒，只好立個志，用個功，再連上兩元，方可啟齒。」

從此一發地攻苦。轉眼將近花朝，良玉心裡頭為的二月十二是黛玉的好日子，要替她大大地做一個生日。無奈這日自己進會試二場，不如挪到十六日月亮團圓之夜，倍覺有趣。因此到前十天二月初六這日，先過來與黛玉商議。黛玉心裡卻另有一番的意思：「我而今總然是超凡出世的人，也應把這些浮華都看得雪淡。但是我哥哥這麼愛我，我也只好趁著這一節，領他一個情兒，也將舊日的姊妹們，連那府裡的舅母、嫂子、史大妹妹，又聞得探妹妹明後日也到了，一總請來敘一敘可不好？從前都笑我無家，而今也有了哥哥，有了家，我為什麼不熱鬧一場？只可照鳳姐兒、襲人不見罷了。」因此也高興起來，就依允了。良玉道：「這麼著，而今是妹妹的好日子，我總包管你一毫地不用費心，你只管做主人，外面的事我包管妥當。」

黛玉道：「要能這樣，我可不更舒服呢。」良玉便即過去同了姜景星細細商議了半日，就叫總管王元及幾個能幹的副總理上來，逐一地吩咐他。這王元聽見姑娘的生日，先就跪下去乞恩，要孝敬三天的戲酒，並各寺院掛幡唸經。良玉道：「通不用。姑娘的性情兒怕煩，只許了家宴一天，外客們通不知會。你們要盡個孝心兒，只在這一日加倍地用心便了。」

這王元伺候過黛玉，知道性情，便只他一個人悄悄地請齊了四十九位法師，志誠唸經做法事。又使著一萬多銀子周濟孤貧，連放生。這總是王元的孝心兒。後來良玉知道告訴黛玉，再三要還他，他只一意的不肯。這也實在難得。卻說二月十五日，良玉等完了三場出來，大家得意。到了十六日這一日，黛玉滿頭珠翠，身穿大紅二色金滿妝雲龍緞紫貂披風，十分燦爛，係著泥金色縐綉縐珠繡球百福裙，套著淡魚白戳紗海棠紋滾金掛線天鵝絨的小袖，項披著連環如意富貴不斷的雲肩，係一條金色絲縐，扣了個雙鶴蟠桃的玉佩，兩腕上帶了小小的四個響金鐲，鳳頭尖鞋綴了一雙耀眼的東珠，又是元青網的拈線鞋幫，內襯著羊皮金兒閃閃的。真是打扮的花羞月避，百媚千嬌。紫鵲、晴雯也出色的打扮了，大清晨起來就跟了黛玉，老婆子抱了紅氈條兒往王夫人上房讓去。不期來得早了，賈政已上朝去了，王夫人還沒起來。黛玉便李紈、寶釵、平兒處過一過，著人告訴一句就回來，無非是要避了寶玉之意。這黛玉隨即回來，穿過瀟湘館一徑往紫霞軒去了。這裡寶玉聽見鶯兒進來說一聲「林姑娘在外邊讓著二奶奶」，一骨碌披衣起來，奔出去已趕不上的。只看見一群人簇著一個花蝴蝶仙人似的一個人往那屋裡去了。這寶玉回府之後卻是第一回到這瀟湘館中，要望望黛玉的臥室，已經鎖了。往窗戶玻璃外張張，卻有灰鼠的窗簾遮住，真是室邇人遠，咫尺千里，心裡就說不出的百般懊惱起來，想道：「林妹妹，你這個人就狠到這個地位，你就給我見一面也何妨？」

又要推她的房門，看她外間屋裡到底有些什麼道書。可恨一個白銅小橫門兒門住了，動也動不得。正在出神，那邊鶯兒、麝月怕他著了涼連忙拉他回去。他又站住了細細地問柳嫂子：「林姑娘今日好日子，穿戴些什麼？」

這嫂子就笑吟吟地一一的告訴他。寶玉益發出神，又望著絳霞軒內林家的人，男的女的，也來往的多得很。聽說道是女眷們家宴，不便過去。這鶯兒、麝月也催著，只得無可奈何地回到自己房中。寶釵正在打扮，也十分齊整。寶玉也無心理會，仍舊躺下

了。且說黛玉到了那邊，良玉笑容可掬地走過來拉了手道：「太陽才出了，壽星就跟著來。」

黛玉也笑著讓起哥哥來，兄妹二人就親親愛愛地同拜了天地祖先及供的神佛；隨後二人對拜了。紫鵲、晴雯也磕了頭，眾家人男婦二百餘人，分班進來叩過喜。王元又替姜老爺進來道了賀，他兄妹二人便到燕來堂看玉蘭及各種的草蘭。先後蘭花多的炕床上用了些早點。黛玉便笑道：「妹子才往上頭去讓讓舅太太，也讓讓我們的嫂子，好個嫂子還沒有起，敢則在那裡夢著哥哥呢。」

良玉也笑道：「你嫂子夢我，好妹妹怎麼就知道了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這原是想當然的。好呀，嫂子還沒過來，哥哥就那麼圓著，將來過來了還不知怎樣的懼呢！」

良玉笑道：「這也打算到了，有什麼過不去，難道姑娘不會講個情兒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講是肯講，也要先講了謝儀。」

良玉就慢慢地帶笑說道：「這謝儀呢，原也不等到講情的時候，難道先不謝媒？不過說道『謝儀』兩字，為兄的總也有個對帳兒罷了。」

黛玉面上紅了一紅，就啐了一啐。兄妹二人正說笑著，忽報史大姑娘來了。黛玉道：「到底她來得爽快。」良玉速即避了出去，隨後薛姨媽、香菱也來了。這史湘雲本來與黛玉好，起先原要來看她，聽見王夫人阻攔，故此耽擱住了。今日請她，如何不早來？雖則服色不便，也穿一件寶蘭銀鼠披風，相見之下說不盡的悲喜。還有邢夫人、尤氏、探春一齊到王夫人處會齊了。大家從瀟湘館穿過來，這裡便是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尤氏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薛寶釵、寶琴、邢岫煙、平兒十二位帶了一眾丫環過來。黛玉及湘雲陪了薛姨媽，自己便趕緊地迎出來，慢慢地逐位讓了進去，一總來到燕來堂，當時除了黛玉共是五位。黛玉先請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上去，自行過禮，然後眾姊妹團拜了。眾人看這個坐落果然富麗，大寬展五間，兩旁各兩間，紫楠雕花柱擎著一色的紫楠雕花梁。正中間青石地嵌烏銀，飛白大字寫著「燕來堂」

一匾，一字兒六扇錦屏風。紫檀天然幾上，中間放著一座宣和爐，兩旁點著八隻全紅大蠟，中掛一幅錢舜泰《瑤池宴月圖》。一字兒十六張紫檀太師椅兩旁擺，八十餘張葵花紫檀小便椅兒靠兩邊放下。八席正席，花磚上滿鋪大紅漳絨滾球球，桌面鋪墊也說不出的富麗輝煌。中間亮全下了，戲台兒即在院子裡。一色的五彩漫天幃，把院子通遮滿了。廊簷下掛著些畫眉、鸚鵡籠，擺列著百十盆的花石小景，柱子上都掛個樂鍾兒。黛玉走上去送了酒，定了席，又聽丫環來說：「良大爺進來請安。」

眾姊妹只得往書房內暫避，讓良玉進來。這裡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便與良玉見過了。良玉陪著笑道：「外甥女兒的生日如何敢勞姨媽、舅太太的尊駕，只怕折了福分。無不過是疼孩子的意思，總要請多坐坐，給些臉，也等這孩子沾著些太太們的福氣。」

薛姨媽在前，就說道：「咱們都是至親，原先就要過來看看新宅子，巧得很，遇著大姑娘的好日子。這裡不請咱們也要過來，單不要醉了招笑話呢。」

刑、王二夫人也說道：「咱們原要在那邊園子裡替大姑娘樂一天，難為大外甥十天就約了，咱們今天到這裡真個的要醉呢。」

這良玉與王夫人又添了個半子之分，格外的慇懃，就說道：「怕酒不中喝，戲不中瞧，總求太太包容些。」說著也要上來定席送酒。這裡薛姨媽等就攔住了。良玉即便倒身下拜，拉也拉不及，磕了幾個頭兒，又向黛玉道：「好妹妹，替我請嫂子們、妹妹們的安。告聲簡慢。」

黛玉便去告訴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這也太多禮了。」

這裡李紈等通使丫頭出來回謝林大爺。這良玉方才恭恭敬敬地打一個躬，道：「外甥女兒伺候著，外甥告稟出去。」

良玉去了，黛玉便請一眾姑嫂出來，敘齒入坐。薛姨媽無可推辭，只得上座，其餘也依次坐了。略坐一坐用了些點心，便起來散步。黛玉與李紈、寶釵、香菱本來好，便托她三個人幫著做主陪了她三位老人家，到各處閒逛散步。這裡探春、湘雲便黏住了黛玉，拉到錦香樓小套間內訴說別後的話。真是，再世重逢，悲悲喜喜的如何說得了。轉是探春有主意，說道：「今日林姐姐是主人，你我怎麼好黏住她，橫豎我今日住在那邊，要便空閒了咱們細細地講。」

史湘雲便道：「要便林丫頭咱們今夜一床睡，拚著一夜講到天明。」

黛玉道：「很好，便是四妹妹也在那裡過夜。」

三個人仍舊回來。這裡惜春便同著眾人往小棲霞去了。三個也不顧她們，一直來尋薛姨媽並邢、王二夫人，卻在春棠社遇著。三位老人家都在絨榻上靠著個靠枕兒，小丫頭子捶著腿，李紈、寶釵也陪著閒話，只有香菱在旁邊小書架上呆呆地看那些書籤。黛玉、探春、湘雲便含笑走進來，道：「太太們走得快，難為著我們尋得苦了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這裡坐落也實在多，我們一路逛一路坐，倒也不乏。只是她們一群兒沒籠頭馬兒似的通跑到那裡去了，累你林妹妹張羅的費勁兒。」

薛姨媽、邢夫人也笑道：「正是呢。做客的也要體諒著些主人。你看她們那班年輕的，也高興，也會走，不要還分了兩起的玩，把大姑娘累得了不得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左右這點子地方，收拾又不乾淨，太太們肯看看就賞臉。這班姊妹們通是好不過的，誰也算得主人，甥女也空閒得很，倒是姨太太、舅太太逛了些時，腿也乏了，也受餓了，怎麼樣點點饑才好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許多笑語之聲並環佩叮咚之響，只見惜春、平兒等一班人兒都走進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逛的好，把你們林姐姐東奔西走累得那麼著，好個玩客人兒！」

平兒也笑道：「還是拉轉來的，大家還要逛呢。真個有趣，又曲折又精雅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不要笑話了，咱們跟了三位老人家前面去罷，再開一會子。」差不多乏得支不住了，薛姨媽坐著不動，說道：「怪不好意思的，你們再要讓我坐這首座兒，我就賴在這裡吃麵。」

這邢、王二夫人那裡由得她，老妯娌兩個就拉了她走。薛姨媽笑道：「今日的主人真個多，一個幫著外甥女，一個幫著小親家，通算我做了一個客人兒。」

黛玉又讓眾姐妹一起的上了席。戲班裡參了堂，唱過了八仙上壽，一面打著十番，一面送上戲目。黛玉就叫紫鵲、晴雯送上去，說道：「請姨太太、舅太太愛點什麼，切不要存著一點子忌諱的意思。」

這裡三位老人家大家讓了又讓，通點了些吉祥的戲兒。姊妹們打量著人多，一會子換戲班，通不肯點。黛玉只得自己點了《雪擁蘭關》、《掃花三醉》。一面讓著酒，一面的演起來。薛姨媽就心裡想道：「我們從前豪盛時候，本底兒原也趕不上這裡，卻也還撐得起一個門戶。不料被蟠兒鬧了幾番弄到這樣。要靠靠女婿，那府裡的光景又不好得很。偏偏的林家來到這裡旺得這麼樣。我在這熱鬧叢裡好不悽惶兒。」

邢夫人、尤氏想道：「而今這裡這麼火燄盆的興旺，將來林姑娘過了門，那府裡自然好過。只是我們那邊便怎麼樣，也不知那府裡可還用著哩兒？兩下裡可有照顧？」

王夫人也不免這些想頭，又看見黛玉靜靜的從容得很，在席上差遣她林府裡的蔡良家的、趙之忠家的、單升家的、吳祥家的、柏年家的、楊周兒家的、汪福家的、徐順家的，又是什麼徐喜家的、王用家的、無不精細妥善；又使紫鵲、晴雯，讓著同喜、同貴、畫紈、秋紋、玉釧兒、彩雲、三多、五福、珠兒、侍書、入畫、翠墨、鶯兒、彩屏、臻兒、碧月、秋雲、文杏、翠縷、豐兒、小紅等，在兩邊的書廳內一樣的桌面款待，真個的整齊嚴肅。又是良玉慇懃謙遜，心裡十分歡喜。李紈、史湘雲、寶釵、探春也笑道：「今日林丫頭十分得意，你看她二十分的從容嫻靜，總要踹過鳳姐兒的意思。你看當真的被她踹過去了。」

只有惜春心裡知道黛玉今日的施為，就在這戲裡頭略略地露了個作別離塵的影子。不說這裡笙歌畫錦，且說寶玉回房後，獨自

一個人冷冷清清的，只有麝月陪著，因叫人去看看曹雪芹。原來曹雪芹被姜、林二人連行李拉去有一月餘了。這曹雪芹只因名場蹭蹬，降了志做個廣文，覺得拘束得很，就起一個別號說芹生雪裡，取名雪芹，掛了冠來到京中。雖遇著賈政款留，卻未能深知其才品。今遇著林、姜兩個少年，虛己願拜門牆，曹雪芹如何敢當，只是師友相處。故此搬過去，十分的契厚。這日正在濟美堂右書廳與良玉、景星、賈璉及門客們看戲吃酒。良玉本要請寶玉，聽說病了未曾請他。寶玉因雪芹也過去了益發掃興，無可奈何叫人看看蘭哥兒。小丫頭回來說道：「關著門狠狠地唸書，叫著他不聽見，倒是環哥兒拿著彈弓在稻香村一帶打雀兒玩呢，二爺要便同他去玩玩。」

寶玉聽了越發悶得慌。只聽得那邊宅子裡吹過來一片笙樂之聲，寶玉便問麝月道：「你且看看太陽，到底什麼時候才晚下來？」

麝月走到外間多看了一眼，就道：「這個太陽呢，要它慢著它偏快快地跑；要它快快過去它又延延挨挨地走。也討人嫌呢，只得才過了午呢！」

寶玉也走了出來，呆呆地看著太陽，只覺鴉雀無聲，人影絕少，就問道：「這府裡到底過去了有多少人？就靜得這樣？」

麝月道：「我也不知道去了多少人，大約喜姑娘姊妹兩個同著琥珀、鸚鵡在家麼。聽說戲班兒有好幾班，瀟湘館的便門又開得好，那別屋的老婆子小丫頭有看、有吃、有賞，誰不去。」

寶玉暗暗點頭道：「林妹妹，你原也該這樣。想起你從前那些苦楚，你這麼樣才改了你的心。只可照鳳嫂沒看見，你就叫寶姐姐看看也夠了。只是你摺得我太罪過了。你如今怎樣不把一絲的心眼兒把我照一照？怪可憐兒的，連個面影兒也不許見一見。算你是個神明，也容得人禱告剖白，沒有個不許見面講話的。算來這些時候晴雯也著實為難，我難道不好回明了太太央及了她過來？只是她若再過來，林妹妹旁邊還有誰能夠替我講一句的？我想紫鵲這個人從前弄了來，我那麼著央及她，她還那麼鐵石心腸似的。而今又跟定了林妹妹，就算晴雯肯講句話，她還有好話麼？只怕林妹妹恨，她也跟著恨，罵也跟著罵。怎麼前日晴雯說紫鵲倒還肯幫著我。細細地剖起來是呢，晴雯是不哄我的呢。這麼看起來，林妹妹待我連紫鵲通不如了。算紫鵲見我後面的光景，林妹妹自己沒看見，難道沒看見的事情就不容人剖辯麼？」

寶玉盡著傷心。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平兒、寶釵先回來了，也就來看寶玉。那邊散了席，重新又換戲班，挪到綠梅院來敘齒坐下，便是李紈首座了。可的這班戲就是集翠班，領班的便是蔣琪官。紫鵲就上來附了黛玉的耳朵，黛玉只笑吟吟的不言語。急得史湘雲定要問明了，就一口聲嚷出來道：「我也要看看這個襲人家的。」

黛玉便笑道：「單是你急得很。」探春出尖，就點了《逼休》一回，要他唱一個「覆水難收」。原來這琪官慣唱花旦，這正旦的戲唱不上來。史湘雲就叫他唱一回《商婦琵琶》。黛玉笑道：「你們也會鬧，這又何必呢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左右寶兄弟不在這裡，咱們樂一樂怕傷了誰？」

晴雯也笑嘻嘻的倚在黛玉的椅子邊看，口裡也插一句道：「倒也真個的打扮得花紅柳綠，你這琵琶娘子兒真個狐狸似的、妖精似的。」

席上眾人，也有知道的不知道的，通笑將起來。這琪官下去又扮了別的戲上來，黛玉就叫人暗暗地吩咐王元：「說是我吩咐的，這個琪官的屋裡人，也是今日的好日子。將上等灑筵兩席賞她，又賞她對緞兩個，說好生難為了她。」

這琪官著實感激，一面上來謝了，一面先叫人送到家裡去，並將林府上姑娘的話告訴她。這襲人看了酒席對緞，好不悽惶灑淚。當下點上燈再唱了一回，眾人皆倦了，只得散席。良玉先差蔡良家的上來道乏，隨後陸續都去了。黛玉千叮萬囑叫紫鵲、晴雯先過去拉住探姑娘、惜姑娘、史大姑娘。黛玉也謝了良玉，吩咐了些家人，隨後到瀟湘館來。晴雯就說：「探姑娘原也坐著，上頭幾遍的請去了。探姑娘隨後又打發人來說姑娘們不用等著，明日再過來。那邊兩位喜姑娘又打發人過來謝午上的送酒。」

黛玉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一面道乏，一面再送兩席上去。」

黛玉便進房來陪著惜春、湘雲。早已點得燈彩晃耀，暖著爐，熏了香，桌上三層的小粉定暗花盤兒一百盤，工工致致地擺著。黛玉說：「只開了上好的茶送來。」

可可月光又大好了，又叫她們：「支起窗子放些月光進來，咱們大家有了酒，就有些風兒也不怕。也將所有的蘭花盡數的放上了高架子，一總靠在窗外兒，借些蘭花的香味過來助助茶興。也將燈兒吹著些，讓讓月亮。」

這好姊妹三個便促膝談心起來。史湘雲重新提起舊話，備細地問了一遍。又伸手過去摸摸黛玉的金魚兒，也傷心，也歎息。末後黛玉又問過她寡居情況，就漸漸地談起道來。黛玉、惜春一句一句說得高興，史湘雲只攀著個茶鍾兒冷笑著不言語。黛玉便道：「你只是不相信便了。」

湘雲搖頭道：「倒也不是不信，我笑你們通講的皮毛兒，就這麼樣用功還遠得很呢。」

惜春道：「你說不是，你就講來。」

湘雲便將陰陽配偶坎離龍虎的真解逐一解說合來，又有些不傳的口訣，逐時逐刻地依訣做去。黛玉、惜春聽了十分喜歡歎服，根問她道原由。史湘雲不肯將遇見真仙將成大道的話說合，只是笑而不言。黛玉、惜春道：「這麼看起來，你做我們的師傅呢？」

湘雲道：「師傅呢，原也做得。只是你們兩個通不是這路上的人，怎麼樣引你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你看雲丫頭好狂呢！論起來你的見解自然比我們高許多，單只是也沒有成什麼氣候，怎見我們走不上這條路？」

湘雲笑道：「這也不是單講什麼見解呢。我就認真地傳了你們真正口訣，你們果真依了做去，怕不效驗？怕一面效驗、一面就有魔頭來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們兩個也都打破了夢覺關頭，還怕什麼魔頭。」

湘雲就仰起頭來呵呵笑道：「可憐兒的，你這兩個准准的還沒有入夢呢。」

黛玉、惜春也半信不信的。三個人談到三更，方才下了窗，一床的睡下了。黛玉、惜春捨不得湘雲。湘雲自寡居後，也別無牽掛，就搬到櫳翠庵來。有些費用全是黛玉支應，也不許平兒開入公帳。過了數日，王元來說：「南邊師爺們通到了，行李晚上要進城。」

黛玉就說：「曉得了。濟美堂右書廳留著會客，左書廳請曹雪芹、白魯兩位老爺住。背後連著鬆鳳竹月軒，請姜老爺住。小靈岩請萬師爺、章師爺住。小棲霞請言、張、兩杭四位師爺住，跟的也跟著。曹、白二位老爺伙食月費跟上姜老爺，餘者五分之一，每日每位許開銷庫平銀一兩。」

王元答應了是，就去了。黛玉除處分家事外，每日只同湘雲、惜春講道。李紈、探春、寶釵雖則好，卻另一路兒。喜鸞、喜鳳又迴避著，倒是寶玉有了探春回來，時常可以解悶，不時往來。喜鸞吉期將近，平兒一人弄不來，王夫人叫探春幫著照料，大清早就過去。王夫人那裡倒只有喜鳳做活計，陪著閒話。王夫人便想道：「喜鸞配了良玉也完了老太太心願。還有喜鳳未曾擇配，看她體態端莊，雖則不言不語，卻也心高氣硬。將來除非等她姐姐過門後，叫她良玉姐夫在同年內留心。昨日老爺提起有人要來求他，說是做外官的。老爺本也不願意，她姐姐心裡也在一處兒。總來姻緣前定，便誰也不能拿定了。你看林姑娘從小在這府裡，而今又變出這個局面來。天下事誰還拿得住呢。」

不說王夫人替兒女耽心，且說賈蘭、林良玉、姜景星跟著曹雪芹用功，進過場，曹雪芹許了必得，賈政也曾著實的歡喜。只有寶釵看著寶玉似病不病的過了場期，心中著實的煩悶。誰知寶玉竟一毫不在心上，還叫麝月採什麼竹枝兒。麝月也怪煩的，一徑走到瀟湘館細問晴雯，晴雯就將「起初時，像著依了大爺言語，怎樣的猜她心裡像似有了個姜解元，我同紫鵲也十分地怪他。而今看

起來，越看越不像，越發的修行定了。從前一個四姑娘，而今又添了一個史大姑娘，講得好不密切。像是只等林大姑爺娶過了，將家事交待過去，就一心的各人奔各人的了。你而今回去告訴寶二爺，倒也沒什麼避忌，也不用暗號。只等早晨頭那邊王元過來回過話，二爺先到櫳翠庵瞧著史姑娘、四姑娘在不在，二爺就碰進來。我便將那邊角門兒關上，明公正氣地當面講一講怕什麼。你只告訴寶二爺，我也沒有什麼別的法兒，叫二爺自己看罷。」

麝月回去，便學著的告訴了。寶玉也歡喜，也愁煩。喜的是可以過去，煩的是只怕黛玉不肯回心，就便走到櫳翠庵去探問。巧巧的人畫說道：「兩位姑娘到瀟湘館去了。」

寶玉恨得了不得，只得回來。這裡黛玉、惜春、湘雲又談到更深不能分手，依舊的一同住下，也說起妙玉來，替她可惜。惜春也說起遇盜的時候也這麼夜深。怎樣的房簷上就響起來。一直說下去，倒怕將起來。紫鵲也幫著說，直到四更天睡下了。到得天色將明，只聽得外面有人喊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！強盜似的，門也打破，擁進來了。」這裡眾人駭得一跳，急急地叫人去問，不知什麼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